

# 109 年度「鄭豐喜獎學金」社福論文 佳作獎

## 109 年度「鄭豐喜大學/研究所獎學金」社福論文題目 世界大流行病下，障礙者如何因應自處與面對？

—— 障礙者該如何挑戰新的環境障礙及堅持自立生活？

東吳大學  
政治學系  
孫溥恩

### 前言

新冠冠狀病毒（簡稱新冠肺炎）蔓延全球，並且在入秋之後，有升溫趨勢，面對疫情襲來，所幸台灣應對得宜，至今並未形成大規模感染，或導致社區感染的情形，對於台灣人民在面對於此全球疫情的處境之下，已是萬幸。

然對於障礙者的生活中，卻面臨了全新的變化，這個變化不僅僅只是戴上口罩如此之間單而已，而是造成整體與社會互動方式的改變，舉凡在人際、旅遊，對於自身而言，心理的影響也是重要之因素。以鉅視觀點而論，政策面之設計，更是直接影響我們如何地因應接下來的疫情，對於障礙者而言，政策設計往往不及於障礙者的需求，關於這點，勢必是值得檢討的一環。

本文以一輕度肢體障礙者的角度書寫，探討自身所處之環境，以及聽聞障礙者之所見所聞，對於面臨的困境，加以描摹。

### 壹、「戴口罩」並不是僅將臉遮起來而已

戴口罩是現今防疫方法當中最為關鍵，且是最基本的方法，然而帶口罩對於一般社會大眾，僅是一簡單的動作，對於肢體障礙者而言，卻是在生理，以及在社會互動上，會產生困難。

我身為是一位腦性麻痺輕度的患者，雖說一般在動作執行上不致困難，但在走路的過程當中，帶口罩卻讓我出現上氣不接下氣，並有噁心作嘔的感覺，原因在於走路姿態的緣故，是需要出更多力氣的，換言之，自身呼吸的次數就會比別人來的多、來的喘，戴上口罩之後，因口中的空氣減少而產生吸不到空氣的狀況。

身邊同樣也有聽障的同學，影響就更為明顯了。聽障人士與人溝通主要靠的是手語、聽打，或是辨識口型來理解話語，卻在戴上口罩之後，此項溝通方式便行不通，與人交流便形成阻礙，擴大而論，對於此同學而言，就是一社會互動當中的困境。換一思維而論，當溝通時必須脫掉口罩，同時也會形成另一感染的風險。

對於較為重度的障礙者而論，面對的也不僅僅是這一簡單的動作執行，而是背後涉及到的權利以及生存問題。如此全面性的疫情，導致很多人因而留在家中，然對於獨居障礙者而言，將是一重大的生活轉變。在前陣子有關於障礙研究之分享當中，令我為之震懾。譬如他是獨居障礙者的話，照顧人力勢必會是一問題，許多的照顧者會因為疫情的關係而無法前去家中協助照顧，導致障礙者在生活上需進行重大的調整與轉變，甚至面臨到生存的困難（例：此障礙者需要定時翻身的協助，但如果那時照顧人力無即時因應，即構成問題），一連串涉及於政府的政策設計有無針對障礙者做即時的調整，顯然需進行檢討。

根據上述所述，凸顯了一重要的問題意識：戴口罩並不只是選擇而已，而是一連串的權利，以及政策相扣合。

關於我的身體狀況是不適合久站的，對於排隊買口罩這件事情，已構成不小的阻礙，然障礙者的生活型態具多面向，口罩取得並不容易。記得當時疫情開始邁向高峰之際，同是腦麻的朋友即在社群網頁上傳遞關心的訊息，表示自己家中還有一些先前存放，他關心周遭的肢障朋友以及視障的朋友購買口罩的狀況。自身的狀況是有家人的協助以及幫忙排隊，才度過那陣子需要排隊的情況，如此一來，便又涉及到庭支持功能的議題了。當口罩並不是隨手可能，而是變為一政策制定的操作時，障礙者便會形成一新的困境，在大學學習的過程當中曾經探討過在障礙者公部門申述過程當中，會面臨的困境，包含平行溝通（部門跟部門之間）的資訊落差、以及公文往返的程序耗

時。在過去政府管制口罩的時期，曾經有 14 天發放 9 片口罩的政策，而發放對象則是針對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有列冊之獨居老人及身障者，當時，就有障礙倡議團體反應：為何不是所有的身障者都發放呢？如此障礙者非獨居身份，但其相關的配偶、照顧者也可能也是行動不變者，另外，各大藥局的無障礙環境，大多都是不利於障礙者進出的，障礙者很難得知此藥局是否方便通行等困境。依照我的日常經驗觀察，障礙者的配偶同是障礙者的比例確實較多。

故然，戴口罩一事，並不能簡化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對於障礙者而言，包含身理上體力的限制，抑或者是涉及到照顧的方式必須調整，其是整體生活模式的改變，背後的脈絡是一政府政策的下的環環相扣。

## 貳、疫情之下的衝擊，對內，也對外

記得去年的社福論文是論述關於出國旅遊對於障礙者的意義及意涵，然而，此疫情的衝擊之下，出國旅遊，便是大家暫時不去考慮的事項了。將角度縮小，「出外」這件事情是一相當重要與社會互動的方式，然而，再這樣的氛圍之下，在早些疫情高峰之際，變為一會令人警戒、擔憂之事，對於障礙者而論，情況也更為明顯，還記得在前幾個月疫情剛爆發，那時身邊就有許多身障朋友表示自己暫時不能在出門、相約，原因有些為家長告誡，或是因為障礙的因素，而導致身體抵抗力較為差的緣故，原本排定之預定行程，也隨之往後延期，甚至取消。這個凸顯了一重要的問題，也就是對於障礙者在「互動」層面上，疫情的衝擊是全面性的。如同論文引言所敘，障礙者的社交互動本來就較為艱辛，然而此疫情將導致的是活動的減少，伴隨的就是社交互動的機會跟著消失，如此，對於障礙者之人際互動，是不利的。對於自身而言，面對於疫情的不確定以及不穩定所產生之焦慮感，以及結合自身障礙（如他本身抵抗力弱，怕會引發嚴重後遺症）的擔心，更使得障者更為艱熬，故然，疫情之下的互動衝擊，不只是對外，亦也對自身產生影響。

如何因應是一重要到問題，則必須回覆到政策設定的目標，以及目的，是否確實反應到障礙者得需求，而回歸到自己身上，我認為則必須從防疫，原

先生活習慣兩者中間，去做一平衡，以盡可能不阻礙到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達到最大的防疫效果，以我自己為例，就真的必須要適時地拿下口罩，等身體狀況好些時，在戴上。

## 參、結語

近期台灣的疫情狀況已有好轉，目前正處於穩定階段，但未來仍須注意秋天之後入冬，第二波疫情可能隨時捲土重來，況且國外狀況仍持續嚴峻當中，都在在顯示疫情並不會那麼早結束，並且，後續整個全球的政經產業的變化，也仍須我們共同面對。

回歸到障礙者身上，從自身因為口罩而導致喘不過去的情形，衍伸周邊身障同學的狀態與處境，到整個政策的變化，凸顯了在看待障礙議題時，決不是從單一面向觀察，而是具全面性而環環相扣的影響。以政府得角度而論，也十時的提醒，必須要去看見障礙人口群的需要及需求，這是政府的責任，也會是大家的福祉，而避免讓障礙者落入到疫情之下的困境之中。